

# 我要我们

# 在一起

下

◎ 著

◇ ◇

艾小图



我从来不相信世界上有奇迹，直到遇见了你……  
“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剖开你的心看看里面到底有谁！”  
“不必剖开，你照镜子就知道了。”

我要我们

在一起  
下

艾小图  
◎ 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## 第十六章

### 从来都没有如果



徐岩第一次觉得，他生活的这座城市是这样大，大到找一个人竟然如同大海捞针一般困难。凌晨两三点钟，所有繁华逐渐退却，路上鲜少有行人，除了寂寞的街灯，整条马路上的车辆很稀疏。他已经漫无目的地转了七个多小时了，眼前都有些花了，几次遇到红灯他都差点忘了刹车。

他没办法，只能先回家，回家的路上他还在期待，也许……也许她已经回家了也说不定。可是当他按下密码打开门，家里的一切还是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

廊灯是他走的时候忘了关的，客厅的茶几上还有陈漫留下的请帖，楼上……一片漆黑。

他不死心，把每个房门都打开看了一遍，乔夕颜没有回。他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，她仿佛突然就人间蒸发了一样，那样狠，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了迎头一击。

他拿出手机，手克制不住地抖着，脑海里一闪而过各式各样的社会新闻，人对坏事物的联想能力是无穷的，他越想越后怕，急匆匆地拨通了岳苏妍的电话。

“有消息了吗？”徐岩知道如果有消息岳苏妍会主动和他打电话的，可他还是忍不住期待有例外。

电话那头的岳苏妍沉默着不说话。徐岩的心如同一颗丢入海中的石头，直往那深不见底的海底沉没。

“没找到对吗？”徐岩的声音都在发抖，他眼皮不停地跳，这是强烈的不祥的预感。他突然很懊恼自己的笃定，他早该知道，他面对的是他的妻子，不是生意不是公司不是策划案，没有那些章法可循，没有顺序可讲，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

一晚上没有睡，徐岩下巴上冒出了青青的胡茬儿，茶几上很久不用的烟灰缸里丢满了烟头，徐岩的手紧紧地捂着额头，懊恼地搓着头发。

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后悔药，他早该知道的，乔夕颜近来表现得太乖了，所以他自以为是地以为她懂他、理解他、顺从他。他忘了，乔夕颜再怎么乖也还是乔夕颜，她天生的反骨一直都还在。

犹记得结婚后他第一次去拜访乔母，乔母支开乔夕颜，笑咪咪地握着他的手说：“我这个女儿啊，天生反骨，你要说她一句不好，她能还击你十句。对她这种人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说她好，你一说她好，她反而就说不出口来了。”

乔母了解自己的女儿，所以向他传授了相处之道。而他，太过自负，以至于把什么都忘了。

他一直以为他拿着遥控器，却不想，乔夕颜却是那失了控制的电视机。

早上十点多，岳苏妍终于打来了电话，她看到乔夕颜了，在医院里。她月事不调已经有些严重，想去看病。看到乔夕颜，她有些发怔，站了一两分钟才想起要追，而乔夕颜早已经不见了人影。

“徐总……”岳苏妍欲言又止，半晌才说，“乔乔是从妇产科出来的，我去问的时候，那护士……”

护士对她的打听很是不耐烦，挥挥手将她赶出去，不耐地嚷嚷着：“来妇产科还能干吗？要不就是要当妈的，要么就是不想当妈的！”

徐岩手一滑，手机差点拿不稳。他已经完全乱了方寸，一夜没睡，他的声音哑哑的，疲惫地对岳苏妍说：“先找吧，找到她再说。”

星期天的早上，原本该有一个惬意的早晨，原本他可以抱着乔夕颜说说话，一起谈谈还没出世的孩子。

可是现在……

徐岩难受地仰起了头。而立已过，他对任何事物都已经云淡风轻了，事实上，他已经很久不曾这样无助过。

乔夕颜不会明白，他对他们的家倾注了多少的心血和精力，他对她给予了多少的呵护和耐心；她也不明白，他是多么渴望有个小不点在眼前跑来跑去。

他曾以为，乔夕颜的出现，带来了他这么多年最最渴望的安稳的幸福，却不想，这幸福是如此短暂，犹如昙花一现。

他整个人瘫倒在了沙发上，突然手机铃声大作。

是总秘室的沈凉。徐岩捻了捻眉心，把电话接了起来。

“喂。”徐岩的声音非常疲惫。

“喂，徐总啊，我沈凉！”电话那端的沈凉声音很小，仿佛在躲着谁似的，“徐总，乔乔现在在我家，我大概可以拖住她半个小时，你赶紧过来吧……”

挂断了电话，徐岩握着手机的手都在发抖。他狠狠地把脑袋拍了一下，昨晚找遍了乔夕颜的朋友，却把沈凉给忘了，越是近的他反倒越是没想到。

该死啊！

乔夕颜从酒店醒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已经傻了，整理衣装时，发现自己身上没有什么可怕的痕迹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

宿醉让她头痛得要命。随便洗漱完，她拿着房卡下去退房，询问后才知，把她拉到酒店来的是杜维钧，她本想打个电话向他表示感谢，一掏口袋才想起没带手机。

昨晚的回忆像蒙太奇电影的片段，一点点地回到了脑子里。乔夕颜觉得头更疼了，疼到她什么都不想去想了。

退完房，酒店还退了五百块钱的押金给她。她拿着五百元救命钱，在心里已经把杜维钧捧成了在世的菩萨。

她离开酒店，在街上走着，早上十点，这座城市已经完全苏醒了过来，正有条不紊地运转着，忙碌而充实。

看着街上来来往往、步履匆匆的人们，乔夕颜突然觉得有点悲伤。

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脚旁是她自己斜斜的影子，孤孤单单的。

她曾以为，她结婚了，遇到了徐岩，今后的路，会有人和她相扶相依，却不想，这一切都是她的痴心妄想。

她从来都是一个人，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摆脱过，她就被这个世界遗弃的那一个。

眼泪滴落在脚背上，她惊慌失措，赶紧抹掉，一路往前走。她决定去找沈凉，先借点钱在外面顶一阵。那个所谓的家，她暂时不想回去了，所以五百元还远远不够。

她原本是往车站走的，也不知道是怎么了，她走着走着就突然抬头看了一眼身旁，视线被“仁心医院”几个大字吸引，然后她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。

不是她熟悉的医院，她按照指示牌找到了妇产科，诊室门口都是排队的人，有哭得哀戚的年轻女子，也有和丈夫一起来的笑眯眯的准妈妈。

人间百态、情爱冷暖，仿佛都在这里上演着，一日一日，轮回不疲。

乔夕颜看了一眼值班的护士，悄悄地凑过去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请问，堕胎的话，要多少钱啊？”

那护士头也不抬，冷冷地说：“一般人流九百五十元，无痛人流二千四百元。”

那不带一丝感情的声音，仿佛她们讨论的不是一条人命，而是什么商品一样，乔夕颜不禁打了个寒战。

她下意识地摸了摸肚子，心想，这家伙最近挺乖的，她不吐了，也不尿频了，好像初期不适的症状都消失了。这么乖的孩子，她发现自己怎么都忍不下心来抛弃。

在这个命如纸薄的社会，生命是这样的廉价，九百五十元、二千四百元就可以解决一条命了，这才是最可怕的买凶杀人吧，还偏偏这样做不犯法。

乔夕颜没有任何表示，沉默了许久，久到那护士不耐烦地说：“不做就到一边去坐着，你这样会影响其他病人咨询。”

对于这种态度恶劣的服务性人员，一般乔夕颜是会理论到底的，但是今天，她却无心恋战。她若有所思地走了出去，仿佛从妇产科装了一箩筐的心事。

乔夕颜招了出租车坐到沈凉家。周末，沈凉还在睡懒觉，一打开门见是她，吓了一跳。

沈凉打着哈欠揉着乱糟糟的头发，反应还有些迟钝：“怎么今天跑我这儿了？”

乔夕颜强扯着嘴角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：“我离家出走了。”平淡的语气，仿佛只是在说“我吃饭了”“我睡觉了”一样。

乔夕颜自顾自地往沈凉家里钻，跟自己家一样，自在地把自己放进了柔软的沙发里。

沈凉给她倒了一杯热茶，紧蹙着眉头严肃地问她：“你怎么回事啊，怎么就离家出走了？”

乔夕颜喝着热茶，眨了眨眼：“我别的朋友徐岩都很熟，唯独你他比较不了解，所以只能先到你这儿避一会儿了。”

“你怎么回事啊，多大的人了，还离家出走？”

乔夕颜耸耸肩，很平淡地说：“昨天你们前老板娘陈漫到我家里去了，徐岩有话要说，我就干脆让得彻底一点，让他们好好说话呗。”

沈凉瞪大了眼睛，简直难以置信：“你没毛病吧，那种情况下不是该宣布主权吗，你落荒而逃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乔夕颜一下子被这句话戳中了痛处，把茶杯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，玻璃质的杯底和玻璃质的茶几碰撞，发出铛的一声巨响。

“什么落荒而逃啊？会说话吗？”乔夕颜的口气也不复最初的平静。

沈凉对此一点也不害怕，毫不尴尬地睨了她一眼，说道：“你看看你，有家不能回，躲到我这儿来了，还敢说你不是落荒而逃？陈漫又怎么了，现在徐岩的老婆可是你，是你乔夕颜，你醒醒行吗？”

乔夕颜苦涩地一笑。

他真的把我当老婆了吗？

乔夕颜想这样回答，可她最终还是说不出来，心里酸酸的，像生吃了柠檬一样。

乔夕颜不想回忆自己的狼狈和难堪，她只觉得心脏好像被放进了一锅滚烫的油里煎了一遍又一遍，她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倏然站了起来：“我去上个厕所。”

说完，她飞快地逃开了，沈凉洞察一切、咄咄逼人的目光，她已然招架不住了。

坐在马桶上，乔夕颜想想徐岩，想想沈凉的话，鼻子又酸了。

老婆这个身份又有什么用呢？结婚证又不是万能的，结婚证锁不住男人的心。他若不爱她或者不够爱她，她搬出这一切又有什么用？不过是让她更难堪罢了。

她想要百分百的徐岩，而不是缺了心、少了肺，留了情在陈漫身上的徐岩。如果没有全部，她宁可一丁点都不要，残缺的东西要来又有什么用呢？看着那破缘裂纹，徒增感伤罢了。

乔夕颜轻叹了一口气。她穿裤子的那一刻陡然发现内裤上竟然有一小块褐色的血迹，她纵使再没有常识也知道，怀孕期间出血是不好的现象。

这让她一下子就乱了阵脚，纵使她动过那种念头，但她真的没想去实施。虽然她什么都不懂，还没有足够的责任心，也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母性，可她还是能感觉到这个孩子对自己的羁绊。

她慌乱地推开厕所门，找到沈凉，惊惶地拉着她说：“沈凉，你借点钱给我好吗？”

沈凉被突然出来的乔夕颜吓了一跳，有些心虚地看了她一眼，诧异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借给我就行了。”乔夕颜有些急，她想先到医院去看看。

“等会儿啊……”沈凉正准备回房去拿钱包，门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。沈凉下意识地改了方向，冲向了门口，哐一声就把门给拉开了。

门外，站着颓废得很不像样的徐岩。乔夕颜下意识地抬起头，

看着那张熟悉而陌生的脸孔，她只觉锥心刺骨，整个人都怔住了。

此刻的乔夕颜是狼狈的，但徐岩也没好到哪儿去，他眼窝一片青黑，头发凌乱，满脸都写着疲惫。

乔夕颜被这不速之客吓了一跳，整个人呆了十几秒后才愤怒地瞪向沈凉：“沈凉，你出卖我！”

沈凉也有些为难，好声相劝：“你们有什么话好好谈谈，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乔夕颜紧皱着眉头，冷冷地说：“沈凉，如果他不是你老板你会帮他吗？我和他无话可说，我现在只想静一静。”

乔夕颜一动气肚子就有点微微的疼痛，她吸了一口气，大步往门外迈去。

她还没走出大门就被徐岩拦住了，他紧紧地抓着她的手腕，力道大得惊人，仿佛要把她的手扭断一般。她从来没见过徐岩这样，记忆中他一直是不会动怒也不屑和她吵架的人，可是这一刻，他看上去有些骇人，额上暴起细小的青筋，手背上也是。

“跟我回家，不要到处麻烦人家！”

乔夕颜挣了几次没挣得开：“回谁家？那是你家不是我家！”

徐岩压着脾气，眼中泛起一丝冷然，几乎是在警告一般：“别胡闹！”

乔夕颜看了他一眼，再看了一眼尴尬至极的沈凉，平静而决绝地说：“放手，别碰我，我跟你走。”

乔夕颜能感觉到徐岩身子微微一怔，随即，他放开了她，乔夕颜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，头也不回……

徐岩一路上脸色都很难看。停好车，两人一言不发地往家里走去。刚到楼下，看着电梯，乔夕颜觉得这熟悉的场景让她无比刺痛，说什么也不愿意上楼。

她死死地抓着墙沿，态度不容商议：“有什么我们就在这儿说吧，我不想上去了。”

徐岩的眉头皱成一团，一贯无波的眸子此刻锋利如箭，仿佛随时都要离弦一般。他靠近乔夕颜，高大的身材投射下一片阴影，将乔夕颜笼罩在内。

他瞪着乔夕颜，眼神冷峻：“乔夕颜，我只是想和你好好地沟通！”

乔夕颜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毫不示弱地回敬道：“你有要和我沟通的态度吗？我是你老婆，可是你关键时刻把我推得多远？我不是你牵着绳子的宠物，你让跑就跑、你让回来就回来！”

旁边是锃亮的钢板电梯大门，乔夕颜不自觉地又想起她一个人站在这里，看着一动不动的电梯，那情景，想一次就犹如身受火灼冰蚀，她潜意识里不想面对这一切，难受地撇开了头。

徐岩显然不能理解乔夕颜的难受，他眼睛微微一眯，严厉地指责道：“乔夕颜，你怎么能这么任性，这种行为是一个二十九岁为人妻为人母的人应该做出来的吗？”

“那你呢徐岩？你为了和前女友说私话，让我回房，你难道不知道我会胡思乱想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会不安吗？你这是一个三十三岁为人夫为人父的男人该有的行为吗？”

“乔夕颜，你少跟我打嘴仗。”

乔夕颜高仰着下巴，冷冷地说：“我根本不想见你，是你非要我过来的。”

徐岩被她噎得说不出话来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，突然伸手狠狠地抓住她的肩膀，质问道：“你去妇产科做什么？”

乔夕颜心里咯噔一跳，脑子里嗡嗡的，她没想到他会知道她去妇产科。

乔夕颜没有正面回答，而是反问他：“那你和陈漫做了什么？”

“这和我们讨论的话题没有关系！”

“那我也有权不回答你的问题。”

徐岩瞪她，怒极反笑：“我和陈漫根本就没有暧昧。”

“那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说呢？”

“我至少要顾及一点别人的感受吧，说私人话题的时候。”

乔夕颜嘲讽地一笑，冷冷地哈了一声：“也对，我这个外人，打扰到你们了，真不好意思！”

她转身想离开，却被耐心耗尽的徐岩狠狠地抓住，他把她往电梯里一推，乔夕颜整个人贴在冰凉的钢板上，那样冷，仿佛蚀骨钻心。

徐岩气势咄咄地站在她面前，双手箍住她的双肩，失控地晃了她一下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到底去医院干了什么，你是不是把孩子打掉了？”

徐岩的表情有些狰狞，她从来不曾见过他这样，这一天倒是全都经历齐了。

乔夕颜闭了闭眼，再睁开，口气冷得像冰，她任性地说着残忍的话来刺激他：“对，我把孩子拿掉了，我们俩根本不合适，就别生下她来受苦了！”

好像突然经历了十级地震，又好像巨大的海啸席卷而来，徐岩整个人都定在原地动都不动，他脸色唰的一下全白了，整个人都不受控制地抽搐着，那样惊愕，那样痛楚，仿佛经历着全世界最难忍受的生离死别。

乔夕颜突然就有些不忍心：“徐……”

她的话还没说完，徐岩已经一把抓住了她，他的眼睛通红，像要吃人的野兽一样，死死地抓着她的双肩，力道大到几乎要把她整个人提起来。原来“气得发抖”这个形容是真的，徐岩此刻就是如此，巨大的情绪起伏让他完全没办法冷静下来。他失控地吼她：

“乔夕颜，你这个女人怎么能这么狠？你凭什么这么做？你没有权利这么做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到底是不是人，你有没有人类的感情？那也是你的孩子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！”

乔夕颜原本以为他跟着一起痛，自己会舒坦一些，可是他几乎要把她拆骨入腹的表情完全震恸了她，他一连串的质问彻底让她看清了他们的关系。

就像她完全不信任他一样，他也完全不信任她。

徐岩的话像是一场酸雨，密密匝匝地落在了她身上，疼痛难忍。她比谁都需要爱，可她从来不敢去爱人，因为她承受不起世界坍塌那一刻的绝望，她是个没有信仰、极度没有安全感的人，她不想承认，可这一切都是事实。

她突然觉得无比泄气，维持着两个人走一辈子的力量究竟是什么？是什么样的神秘物质能这么厉害呢，是不是她和徐岩之间一辈子也不会有？

好累，她第一次觉得这样累，累到好像再也走不下去了，就像八百米测试一样，跑完三圈以后，心里很明白第四圈跑完就会结束了，可是那最后的第四圈却总是跑最长的时间，甚至有很多人没有跑完。

终点越近，就越觉得遥不可及，人总是没办法相信自己可以做到，乔夕颜也不例外。

徐岩还在不断地摇晃着乔夕颜的身体，乔夕颜只觉耳畔突然一阵嗡鸣，然后她就什么都听不见了，只能看着徐岩不断张合的嘴唇和急怒攻心的表情。

天地好像遽然开始急转，乔夕颜觉得又晕又渴又累，她好想睡觉，好想再也不用醒来……

第二次这样仓皇地把乔夕颜送进医院，徐岩手上有褐色的血

迹，不多，是从乔夕颜裙子下面蹭到的。

他已经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，看着被紧急推进急救室的女人，他全身都在痛，连呼吸一下都痛得钻心。

“乔夕颜，你骗我！”他自言自语着，最后一拳狠狠地砸在墙上，手上的血迹也蹭到了墙上。

他知道，那是他孩子的血。他自责着，内疚着。

他不该，不该那么对她的，他应该相信她的，孩子是两个人的，她肯定也是舍不得的。

可是她那么高昂着头挑衅地说那话的时候，他居然下意识地就相信了。

他狠狠地锤着冰冷的墙，气自己气得要命。

急救室里一个医生出来了，是乔夕颜的主治医生，对她的情况也很熟悉。他脸色不太好，摘掉口罩后对徐岩说：“……孕十一周半，未见胎芽胎心，胎囊变形，胎停育。”

徐岩悲恸至极，整个人踉跄着歪了一下，很是狼狈。他抓着医生的衣服，难以置信地几乎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不可能，没道理啊，两周前还好好的……”

医生看徐岩的表情，也有些不忍心：“胎停育一般发生在习惯性流产患者身上的比较多……”

“不可能！”徐岩粗暴地打断了医生的欲言又止，他自责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内疚到了极点，“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！是我扯了她，我还摇了她几下。是我，是我，一定是这样的！”

“唉！”医生轻叹了一口气，安慰他道，“她是胎停育，这两周她没有来产检，可能就是这两周的事。我想她可能是没经验，她最近初期妊娠反应没有了就应该来医院的，从出血的情况看，应该不是刚开始的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……”徐岩还是无法相信，他的五官扭成了一

困，实在太痛苦了，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他几乎无力招架。

“胎停育和内分泌染色体都有关系。”

徐岩的眼眶都红了，声音也变得哑哑的：“那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只能拿掉，立刻手术吧，你去护士那里签个字。”说完医生又拍了拍徐岩的肩，“你们俩身体都很好，以后还会有孩子的，这一胎本身就有畸胎的风险，胎停育也不算意外。”

徐岩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氢气的气球，瘪瘪的毫无生气。他行尸走肉般地到护士那里签完字，一个人守在手术室外。

痛，可是这种痛却说不出，像点滴一样，一点一点渗透到了他全身的血液里。

乔夕颜在手术结束一个多小时后才醒，大约是真的太累了，她醒来时整个脑袋都是蒙的。

一睁开眼睛，眼前是她不熟悉的一片白色，鼻端也渐渐恢复嗅觉，消毒水的味道让她不舒服地皱起了眉头。头很重，身体很轻，整个人好像麻痹了一样，动都动不了。半晌她才恢复了一些力气，微微偏了下头。

一旁正在给她挂药水的护士见她醒来，惯例地问了几个问题，然后开门把徐岩叫了进来。

徐岩的状态很不好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里全是血丝，嘴唇干裂，形容枯槁，好像他才是需要住院的那个人。乔夕颜下意识地想关心地问问他，可刚一动嘴唇又闭上了，她轻轻地吸了一口气，翻了个身，背对徐岩。

徐岩并没有被她的反应气到，反而很温和地俯身替她掖了掖被子，将她的手机放在床头柜上：“你的手机我给你拿过来了，你的好多朋友给你打电话了，无聊的话玩会儿游戏也行。”

乔夕颜疲惫地闭上眼睛，淡淡地回应：“嗯。”

徐岩大约也很累，声音沙沙的：“孩子拿掉了，胎停育了。”

乔夕颜的肩膀抖了一下，好像被一把刀骤然插入了腹部，突然觉得全身的神经都疼到麻痹。虽然护士也说过，但那痛感好像还不够强烈，从徐岩口中说出来，她似乎才真正体会到了这个结果的含义。她努力地吸了几口气，用她一贯自我保护的模式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护士和我说了，正好，我昨天喝了好多酒，我估摸着那些酒也能淹死她了。”

“乔夕颜！”徐岩沙哑的声音中带了几分愠怒。她无意激怒他，但这一刻，比起他自责脆弱地说那些话，她宁愿他愤怒地骂她，狠狠地骂，至少，能让她的悲伤和歉意减少一些。

乔夕颜睁大眼睛看着天花板，突然觉得一切好像都没什么意义，她觉得现在的自己一点都不像她了。以前乔夕颜一直自诩自己的不同，至少她是坚强的、洒脱的，她不爱，也就不伤，她以为自己可以一直这样，却不想，爱上一个人后，她也不能免俗，那些理智箴言，到了当下，全都成了浮云。

她变得脆弱、多疑、矫情，她自己都觉得很难看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徐岩，徐岩是让她变得很难看的罪魁祸首。

“徐岩，孩子没了，我觉得我们俩是不是也没有勉强过下去的必要了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！”徐岩的话中满含着难以置信。

“你明白的。”

乔夕颜淡淡的语调让徐岩有一种被湿纸巾蒙面的窒息感。他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完全没有想到她会说这个。

胎停育是他们夫妻双方的问题，他也很自责内疚，是他不够重视、不够细心，甚至是他没有控制好自己的脾气，不该和她吵架让她动怒，他该更理解她孕期的敏感才对。孩子没了他也很难过，但他根本没有动过要分开的念头。

可是她，遇到事的第一反应，却是退缩和逃避。

这是他始料未及也无法接受的。他死死地握着拳头，克制着身体里那些熊熊燃烧的怒气，强忍着想掐死她一了百了的冲动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刚做完手术，麻醉药还没退，胡言乱语的，我去叫医生来给你看看。”

说完，他离开病房，关上了房门。

偌大的病房里又只剩下乔夕颜一个人。徐岩离开后，她才放任眼泪流了下来。

她侧枕着，病房的安静让她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，身体的疼痛都覆盖不了那种心痛。

这就是报复吗？孩子在报复她曾经动过堕胎的念头，所以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她。

护士问她多久开始没有妊娠反应了，她根本就答不上来，她太没有做妈妈的自觉了，宝宝都没有动静了，她还以为是宝宝太乖了。

这是报应，是老天在惩罚她，惩罚她贪心，想要温暖的家，还想要徐岩的爱。

她能接受惩罚，可她还是控制不住地难受。谁都不知道，她已经开始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小生命了。她甚至偷偷地卑微地猜测，也许她是个小女孩，像乔夕颜一样。她会努力地给她最好的爱，给她梳长辫子、剪齐刘海、穿最好看的花裙子，她会带她去游乐场、去海边、去一切她想去的的地方，来弥补自己小时候所有的缺憾。

可是这一切，却都戛然而止了。

她怎么能不难受，可她又能怪谁？这一切都是她自作自受、咎由自取。

她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任眼泪从眼角滑落在枕头上，濡湿一片。